

# 现代性 与雕塑时尚

## ——蔡志松个案分析

### MODERNITY AND SCULPTURAL FASHION

——Analysis of the Case Study of Cai Zhisong

文 / 宋伟光、杨齐 by Song Weiguang Yang 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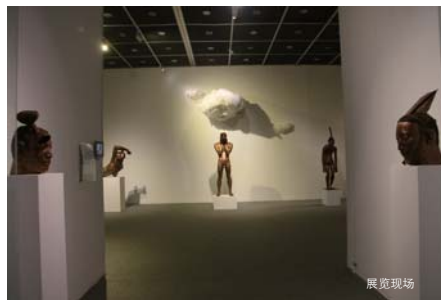
威尼斯双年展浮云前拍摄

雕塑创作之所以与时尚有关，首先是与现代性有关。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经验的一种形式，不同于现代化，是指一种社会进程，也不同于现代主义，是一套视野和价值观。时尚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广告与媒体所产生的永久变化感与人们对自我表征需求及控制力的加强，使时尚进入了文化的操作层面。它像媒介、设计、符号、观念、数字化等已渗透到艺术的方方面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现代文化的景观。图像时代、机械复制、现代工业制造等必然导致时尚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它充满速度和资讯，充满了孤注一掷的勇气。

雕塑家蔡志松跨界当代艺术和时尚文化，十多年来新意迭出，表现在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两个方面。他在国内外荣获过多项大奖，有全美展奖、央美院长奖及首个泰勒大奖等。是多个顶级时尚和慈善活动的嘉宾，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也有他的身影。在苏富比、保利等一线拍卖活动中，多次

创拍卖纪录。在雕塑界，他是第一个亮出时尚名片的人。时代的变迁从两张图片上就可以看到变化，一张是布朗库西坐在自己挖了一个坑的巨大木椅上，一张是蔡志松在自己作品前影明星般的留影（威尼斯双年展浮云前摄影图）。他们之间其实才相距了不到一百年。

罗丹所作的波德莱尔头像，圆浑的头部，仰视的目光似注视头顶上的一块泥。那块泥、雕像看不见，别人看的见。这样罗丹就在波德莱尔、雕像、观看的人三者之间构成了问题。就像现代性与雕塑与时尚一样。诗人波德莱尔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派美学家，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没有后面这些因素，美就不能为人性所接受。”<sup>1</sup>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种现代性，服饰、发型、举止、眼神、声调、仪态、哭泣与微笑，“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视。如果取消它，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蓝》

你们势必会跌进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sup>2</sup>这些话似乎正是对蔡志松个案的一种注解。

### 一、从布朗库西的椅子坐到陆虎车前

蔡志松不像有些雕塑家那样有所固守，有些许羞涩，他像婴儿一样毫无负担地脱去雕塑家身上满是石膏点和木屑的沉重而粗糙的工作服，从里到外换上了一水的名牌时装，干净而清爽。一下子就从小木椅的椅子坐到了路虎车前，以雕塑艺术和生活品质为时尚代言，迎来欢呼不断。

时尚是大众文化的核心，是资本与文化合谋的产物，在社会高端它是奢侈和优雅，是操纵和独享。中间是中产阶级还有白领，是时尚的极力追随者，他们领悟时尚，传播时尚。下面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也喜爱时尚，因为买不起真正的奢侈品，就“山寨”时尚，他们可以一夜之间让时尚遍布城乡，是时尚的终结者。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告别传统的农耕文明，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了现代社会，甚至后现代社会。在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中，“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对农耕文明的火辣回味和时尚展示。雕塑家实际上也完成了这一转型，有时尚特点的雕塑比纯粹古典雕塑难做。古典雕塑看似很有价值判断，实际上它在利用已有的、现成的价值来判断。时尚雕塑看似没有价值判断，实际上它在拒绝陈腐价值和寻找新价值之间苦苦挣扎。

财富这个操盘手也早已逼近了雕塑界，并正在改变雕塑的表达策略。目前财富是制衡体制的重要力量，已经有了许多例胜出的记录，这是一种不错的现象。尽管如此，但愿中国雕塑家不要从一种不自由又陷入另一种不自由。蔡志松的作为实际上是一种终极的怀疑精神，是一种不执之执，不执之执才可能对真理有瞬间的把握。蔡志松现象体现了一种体制与资本之间的制衡关系，

昨天他走出了体制，明天也许又被请了回去，良性循环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理性选择，它模糊各种边界，滋生新生物物。

### 二、从不佩剑的中国武士到捧出的玫瑰

蔡志松把人人都非常熟悉的兵马俑从中国文化的故纸堆里拿出来，做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处理，微笑着捧回了全美展的奖牌，证明了在雕塑界他的年轻存在。从春秋战国到秦朝一统天下，靠的是武力征服和文化教化。而现代社会天下的概念已不局限于地球，应该蔓延到了宇宙。蔡志松的中国武士是不佩剑的，不佩剑的中国武士实际上已变成中国人的符号。殷双喜这样解读蔡志松的《故国》图3系列作品：“以古代中国人物形象表达一种亘古常新的民族精神，一种凝思冥想内敛而富有张力的人物状态。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追求速度与利益的当代社会，那种凝思冥想、天人合一的古典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日渐稀有的珍贵遗产。作品题名为风、雅、颂，也许正是蔡志松对金戈铁马、百家争鸣的先秦风范的遥想与追忆。”宋伟光认为：“蔡志松的《故国》系列作品，表达的是一种对失去精神的再生。一般对失去的精神价值的追忆，是通过复原的方式来完成的，但蔡志松对这种‘失去’，采取的是给予原型以变化，他的这种‘再生’带有一种压制的张力。这种形态是能够与现代性所包含的问题相沟通、相联系的，因为现代性中包含着时尚性、消费性，也包含着对传统形态的再识别。”现代主义是自发性选择和创造性转化，蔡志松说：“使用这些文化符号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他对这些元素的运用，出自成长记忆，不是被号召、被推动、被繁荣的，他把传统转化成了当代的精神表征。在现代性的笼罩下，任何事物都不能代表他们自身，而是要靠社会和文化的灌输才能获得意义。



《蓝》